V
E230.26
W19

册 2
卷 3-4

新纂四六叅語

頂替

國家憑文取士務得眞才士人由學入身更當正始趙甲智習穿窬術工鬼魅捐貲雇替豈常何代筆于馬周受賄頂充若范雎冒名于張祿詎知文章字跡何可假人

新刻精纂詳註仕途懸鏡卷之三

豫章王世茂爾培甫纂輯
華陽蔣時機道化甫較訂

公移指掌

擬

戶部行各省直巡撫預借下年年例銀兩以應邊餉

咨

戶部爲借徵年例以裨兵餉事浙江清吏司案呈

照得

國家財賦一年之供需一年之用勢不可以那移法

定鑑平衡。曷逃洞照。宜大張乎憲法。用力振乎士風。歌家錢乙貪彼小利。成此秘謀。亦宜重擬

代筆馬周 唐莊平馬周客遊長安舍于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之除監察御史

冒名張祿 范雎魏人也須賈譖之魏齊笞擊殆斃雎佯死置廁中因得逸出入秦更名張祿遂爲秦相

冒名

趙角棄名而取利。甘喪節于錢神。趙丙以利而易名。徒貽羞于名教。不思姓所同也。若可以私替名所獨也。豈可以假人士風大弊。國憲難容。均應重擬。以爲嗜利倖進

不容以假借。此定例也。至于機務急迫。又不得不通融以濟時艱。委曲以全

國事近者東征振旅。中國輸糧。費用無算。帑藏俱空。若拘攣徃牒。則供需不給。將使軍士有脫巾之虞。苟冒昧成規。妄意加增。或致閭閻有噓噓之嘆。籌時勢于可否之間。度機宜于緩急之際。欲求便民。又能集事。合無通行省直。將下年派徵餉銀。先行徵解借支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查咨內事理。即將下年派徵各府州縣年例餉銀。預早徵收。先期解運。仍大張告示。曉諭民間特係借支。原無加派。又必上緊催追。不許依違怠玩。通限某月日解赴。以憑轉發備邊。慎毋遲慢。有悞軍機未便。須至咨者

振旅 詩王赫斯怒爰振其旅 脫巾 唐德宗時關中大饑軍士皆脫巾呼于路曰羈吾于軍而不與粮吾罪人也德宗甚憂之會韓滉運米三百斛至陝上喜即命給之詣東宮曰吾父子得生矣

擬

吏部移九卿衙門會推大臣聽堂上官舉用科道官只宜糾正咨

吏部爲約法會推。以植芳規。以明職守事。文選清

者之戒

錢神 魯褒作錢神論以爲錢至十萬可以通神

姦淫

趙甲不顧聚麀之恥。忍姦服弟之妻。乃致婦以淫出。夫以鬱死。淫穢通天。名檢掃地。是尚可忍。何事不爲。相應照例問擬。以爲兇淫之戒

聚麀 麀音憂禮記云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麀牝鹿性極淫故以喻姦淫者

強姦

錢乙惟恣淫慾。罔顧尊親。方抱子拜契之時。邪心已蓄。瞰夫出翁病之便。姦計遂行。遽坐奉茶設謀誠詭。掩口斷帶爲事甚強。借非王氏之固執。則舉族蒙聚麀之恥。使非錢二之速救。則王

吏司案呈。切惟

國家有人材。宜公心以薦拔。

朝廷有法度。惟直道以維持。蓋舉得其人。則庶務修而

國是定。舉匪其人。則職業墮而公論隨。近該本部題議。會推大臣之法。凡舉用付諸九卿。而糾正責在科道。奉有

明旨。不容假借。相應通行遵奉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除行戶兵大理等部寺外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并行各道御史。一體奉行。今後遇有京堂員缺。勢必會推。則與九卿秉公擢拔。間有不當。三聽科道糾彈。協一心以行公道。必得眞才。毋致輿瓢之誚。秉直亮以察濫觴。自明職守。免來越俎之譏。愼毋違錯。須至咨者。

國是定 桓溫傳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輿瓢 荀子一人輿瓢則瓢全十人輿瓢則瓢壞言人多則壞事也

越俎 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擬

氏幾不白其寃矣本應照例擬戍但愚民無知疎族無服姑以凡強姦未成本律擬徒用示懲創錢二咨妻結契未免誨淫均宜薄示儆戒

誨淫 史記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姦娶

孫丙李氏稔姦于夫在之前誘歸于訃聞之後契書財禮悉係虛粧主婚作媒皆非實事尤且教婦剪髮陽示迫切之情攔路呼寃曲行膚受之愬奸潑甚矣均應照律擬徒以爲刁淫者之戒

訃 音富聞喪謂之聞訃 膚受 言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具論語

毆師

胡壬始受業而不敬

兵部移某處摠督議處修守松窟等處事宜以圖善後咨

兵部爲議處修守邊疆事宜以圖善後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切准

國家土地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甚不可以怠玩棄之以資寇敵而爲中國害近該某處摠督塘報克復松窟邊疆已經本部題議查勘有功人員優敘去後第該鎮原爲醜夷所據出沒不時貽害莫甚一旦克復曾無防守之具若不亟爲備舉難免狠顧之心致失事機之會呈乞

轉行查議修守以保藩籬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移咨

貴院煩爲查照咨文事理即將該鎮地方悉心經理或應設關隘墩堡則勘實工程作何議處或應撥軍兵夫役則參酌調度如何修守務要分投有備永爲不拔之圖處置得宜可垂久遠之畧庶邊疆孔固而

國家奠安幸勿遲錯須至咨者

狠顧 狠善顧故以比夷酋如狠之輕捷也

擬

其師殊悖發縱指示繼奪館而毆傷其臂。誠謂入室操戈。當懲重典。以爲不義者之戒。

發縱指示 漢高祖封功臣蕭何食邑獨多諸將不服曰何未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功狗也蕭何功人也羣臣遂真敢言

入室操戈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而伐我乎康成玄字也

吏部行各省直巡撫補報聽選舉監省祭印承員役咨

吏部爲清查履歷。以防奸欺。以裨選法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切惟事有相須而不相害者。行之不厭爲煩。應之不病爲瀆。近者本司偶罹回祿之災。諸科卷簿盡歸烏有。第其間掛選員役向來履歷或于南北部搜求。亦可得其詳畧。但擲蹴之間弊端四起。轉移之際。利竇宏開。非惟投間抵隙。而且罔上行私。除一面付勘去後。仍應通行原籍衙門查理造報。庶選法不乖。奸徒歛迹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移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即行所轄司府。將某年分起。至今止。凡掛選舉監省祭印承員役。平昔履歷選委廉慎官員。督人清理。備造文冊。固封呈馳解部。以憑比較收選。共持

國法毋托匪人以長奸。互濟事宜。罔啓倖門以滋弊。幸勿延緩。須至咨者

回祿 火神也今稱被焚爲遭回祿之災

擬

禮部行北直各巡撫預將民間淑女報名在官以俟

來擲身之盞碎身之刃也機露于架賊勿告之言詞窮于鬼神共快之語且始而托之乎賊繼而貽之于甥撥理原情張氏之死非子之殺而誰也乃初審不察而信其爲刼盜夫盜不過利其財而未必殺其軀即殺之亦何至三十刀之慘也此其積忿所爲一常人能辨之矣擬以斬罪尚有餘辜

刼殺

趙角挖墻入室跡若涉于穿窬操刃殺人惡甚浮于荊聶硃灰塗面彼雖欲掩其形容蹏醒竊窺錢小巳得其近視一竪逞兇雙刃入腹本官之命不旋踵而亡矣夫殺

刷選咨

禮部爲敬循職守以重大婚以隆典禮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切惟

天地啓泰交之會配德自有良緣陰陽符作合之期好逑必親淑女近該本司接出

聖諭爲

皇長子選婚已經題奉

明旨着於京城內外及裏八府刷選欽此爲照淑女毓秀閨閫誰知物色通名版籍始得雌黃若不預先採取姓氏及至頒發

勅命差官刷選未免臨事周章呈乞通行登報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除行順天府欽查報名外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欽奉

聖諭事理即將民間女子年登十四及十六容貌端莊性資純美者籍名在官以俟刷選毋聽民間乘機嫁娶勿容里正罔上刁難俾瓊英玉粹庶幾荷照于

前星國色天香自爾涵芳于

少海幸勿掛一漏萬致有遺珠若或遲延自干違錯

人者死。童子知之。各犯雖愚。豈不知其爲不赦之辟哉。今逮繫數月。鞫讞多番。然吐于前。而不改于後。出諸口而復書諸紙。審雖隔別。言無異同。孰箠楚之。孰鉤距之。而就死地耶。蓋天理人心。不容泯滅。彼快意于大仇之後。故難逃乎抵死之誅也。王三

須至咨者。

天地交泰 易泰卦大象曰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作合 詩自天作合 好逑淑女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雌黃 王衍善玄言義理有所未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 前星 晉天文志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 少海 山海經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幼海即少海言太子即少海衍其流也

擬

吏部嚴禁司屬跟隨人役不許放縱招尤告示

吏部爲嚴約束。維羣小以裨政體事。切惟本部職典銓衡。身先表率。凡有舉動。莫非人心觀望之場。稍有愆尤。悉皆衆情指摘之所誠。不可不慎者。除

雖未下手。實同造意。又已入內。執鎗策應。均合擬斬。周乙被拉同行。委未加功。相應問徒。

荊聶 荊軻聶政皆刺客也一爲燕太子報仇一爲韓相報仇 箠楚 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 鉤距 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言以竹筒設鉤距于內凡民有事情皆許投于中距即今倒刺也謂投于中

將各項事務。次第釐正外。照得各司官員。隨帶隨使人役。多不循理。惹事招尤。其在部前。或飛砂走石。而驅逐冠裳。其在禁苑。或喧譁放誕。而逞雄鬪侍。以致時常壞事。大干法紀。相應嚴禁。擬合就行。爲此合給告示。曉諭本部各司。跟隨員役。務要恪遵法紀。慎守部規。在外在

朝。毋容妄逞。當官執役。勿得生端。敢有擅爲威福。欺侮冠裳。狂逞言詞。致干法度。及夤緣打點。圖撞大歲。聽各司屬不時訪獲。稟堂以憑送問。如律究治。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即不能出

謀殺

朱一戀充捕役。僅十餘年。素知陳二慣竊實跡。索騙駸駸不已。是以陳二厭忿。包藏禍心。非一日也。詎意朱一姦淫其妻。陳二使而從之。偶爾執獲。頓萌一念之慘。致朱一之生。不旋踵而殞其手矣。謀殺情已明。

威福　書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擬

吏部移都察院行各省直撫按訪採行取官事實以備遴選科道咨

吏部為廉訪官員以備遴選。以隆臺省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切惟

朝廷耳目。寄自科道。必得其人。則彈壓不爽。庶足以稱厥職。苟非其人。未有不變亂官常。混淆

國是。其何以稱盛世。近該都察院為科道缺官。

題奏

確擬斬用快公憤。褚氏假姿色以狐媚朱之來。縱淫慾以籠陷其命。應擬加功委無虧枉。

包藏禍心　左昭公元年鄭子羽鄭之行人使致倖于楚對楚曰將恃大國之安請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言先包藏禍心以害人也

狐媚　狐性淫善能媚人駱賓王討武后檄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

欽依。行取在外官員選補。而

天語叮嚀。必欲廉訪得人。以待處裁。抄發到部。送司欽遵外。為照行取各官。本部悉憑該省直撫按類報。第其間不無人是而心非。言清而行濁。博渾厚者未盡老成。喜激揚者不皆風力。若不為之詳慎。或以碔砆溷玉。魚目亂珠。恐負

聖天子求賢至意。呈乞轉行查取行實考語。以便遴選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移咨

貴院。煩為轉行省直撫按。將行取官員。採摘事實。評隲考語。務灼見廉能。真知才幹。誰任掖垣之司。孰

自殺

馮氏陳甲六十日夫妻方在新愛之頃何暇責望其他中間必有未協于所好者故易生嗔嫌耳陳甲固童性太侈馮氏亦陰忿過激此以湊成不祥然女死無辜終歸自刎欲致罪于翁姑翁姑未減無科欲致罪于親夫親夫未嘗

當臺憲之舉先期揭報聽本部會同查覈分別充補庶蒐羅于郡邑者既精則貢獻于

朝端者攸當幸勿泛常疑似失眞致有違錯須至咨者

彈壓柳仲郢傳輦轂之下先彈壓國是解見前砥砆石之似玉者魚目似珠者掖垣稱科道曰掖垣以其在禁苑肘掖間也

擬

吏部移都察院京察在邇嚴禁請託咨

吏部爲京察屆期嚴禁請託以肅法紀事切惟廉潔持身者不以私汚義貪黷敗德者祗以賄鑽神

操刃必求甲等死報復難矣是不過戮死一番徒增慘毒大傷兩家斯文體面也今今陳大反馮氏之粧更加厚葬以贖其辜馮氏兄弟亦當自念其妹之不成其爲婦而凶于人之家且勿圖小勝而暴其尸骸以示人于不可觀也此有司以人情行王

今照大察屆期各該司屬等官聽憑本部會同各部院分別考察以待去留第中間政績卓偉才守無疵者固不假請託以求容而亦有物議滋彰自度不免者則或以錢神爲曲庇百計鑽謀萬般求護得失之心既羈于胸中昏夜乞哀不勝其搖尾之態不知本部進退惟憑賢否用舉務秉公心則亦何用此爲也相應嚴禁爲此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即行五城巡視衙門着該兵馬番甲人等多方訪緝加意隄防庶掩瑕求庇者不得售其奸而營私鑽謀者自爾泯其迹矣須至咨

法任爾兩家擇取之

賣訪

鄭洪素稱良善鄉閭周知因遠房之叔鄭甲妬其殷厚向與參商故藉委官行訪之机交合積書王荒纂集無稽之詞多屬添足之語審據鄭甲王荒形色理意羅織情顯均應重究用安善

參商 左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兩不相能日尋干戈上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永不相見古詩云人生不相見痛如參與商

無稽之詞 書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添足 見前畫蛇注

羅織 唐中宗時武后開告密之門來俊臣與萬國俊撰羅織經千言教其徒羅織無辜言羅而織成獄也

姦情

者

摧尾 犬之依人必摧尾乞怜見韓文

擬

吏部行在外巡撫查京職轉外官員賢否以備考察

咨

吏部爲京察屆期博採官評以昭國典事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在京官員六年一次考察將以辨賢否而別去留此通例也第限內各官原未經考者亦有循資遷轉及註劣調外中間不無乘機改圖易地稱職今昔殊情彼此異議若拘攣往牒一槩例論未免失眞呈乞轉行查取以便採擇甄別等因案呈到部看得京職去留用申

無國法官評賢否貴協權衡所據該司呈議前來相應查取擬合就行爲此移咨

貴院煩照來文內事理多方博採凡有京官轉外者即將彼中行過事宜據實參考分別賢否咨送過部以憑採擇務使議論協乎輿情而權衡庶幾不爽是非行乎

國法而人品不致有虧幸勿延緩須至咨者

馮日錢氏原非至親一旦往來不絕日久情密姦聲已露致其夫之有詞也而馮日旋欲避瓜李之嫌噬臍已莫及矣均治如律陳月處家不嚴不應當懲

瓜李嫌語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噬臍莫及左傳鄧侯三甥見楚文王謂鄧侯曰亡鄧國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噬也言人咬臍何能及也

夥盜

陳子褚丑居住切隣陳子富而不仁褚丑貧而不良二比貧富相較致生嫌隙丑輒結連巨寇乘夜肆行刼掠未幾即亦置產陳子是以執疑而告也且褚丑素稱無隔宿之儲一旦有貫朽之積若非刼擄之實

權衡權輕重適均也衡平也

擬

兵部行督撫會同勘科監軍等官申飭東征將吏相機進勦倭奴嚴明賞罰務底蕩平朝廷不從中制

咨

兵部爲申飭專征以重威權以圖奏凱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閫外制自將軍自古記之盖欲其號令行威權重俾士卒有直前之氣而收必勝之功近因倭奴倡亂朝鮮請兵

國家參酌

廟謨命將征討已經數載未見收功近該一二臣僚歸咎朝鮮積弱無可援之機思欲徹戰亦有切責命將玩敵無收功之期必欲遙制已該本部參訂科臣疏議覆奉

明旨聽本部備行督撫會同勘科監軍等官申飭將吏相機進勦仍要嚴明賞罰務底蕩平

朝廷不宜中制

天語森嚴抄發到部送司相應亟行申飭以便征討等因案呈到部看得東征求全屬國師老未遽收功殊難徹戰宜令專征擬合就行爲此除行查勘

何其起家之神速也。并獲餘黨衛寅蔣卯等。覿審明實。使丑雖有百喙。亦莫辭其誅矣。均寘重辟。庶警盜風。陳子行亦不臧。相應薄究。

貫朽 漢武之初。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紅腐而不可食。貫穿也。朽爛也。

誰驅

科臣。并行

都察院。轉行監軍御史外合咨

貴院。請照來文事理。即便會同各官。申飭東征將領。

效

命專征。相機勦捕。仍要紀律嚴明。賞罰攸當。鼓衆志以前驅。軍士無不平之嘆。重威權以取勝。

朝廷無中制之嫌。求底萬全。毋徒浪戰。須至咨者。

閫外制 古者命將出師。必親捧轂推輪三轉。然後登壇授命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擬

周戊以契交而托幹官之謀。及至事未濟。而吳已將銀已費。因而斷金之誼頓忘。下石之心遂起矣。謀情已確。處斬無虧。

斷金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下石 韓文平居里巷相慕悅。握手出肺肝。指天日泣涕誓生死。不相負一旦臨小利害。反至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禮部行九卿科道會議大小名臣謚法咨

禮部爲闡揚幽德。以淑人心。以風世道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切惟道德自高。賢人之操。行誼振俗。名世之流。皆人心之所起敬。世道之所係隆。第在當時。未必悉符衆議。及至去後。自能允協輿情。近該科道請

題定謚。使不爲之闡揚。何以發潛德之幽光。而示勸懲于來世。相應會議參酌。庶免混淆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賢哲淑人。謚法不廢。名行表俗。恤典宜加。所據該司呈來相應依議。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夷狄所不忍爲云云

逼嫁

談氏志在守制而其姑丘氏其叔談文共貪淫老曾武財禮銀兩逼令改嫁爲妾情甚殘忍可惡曾武探知談氏之青年色相染黛鬚髮掩其皤老之態用媒王氏挑引于內呂一施二說合于外強奪成婚談氏堅執不從則亦已矣而舉詞告逼事屬無恥及訪呂一等與曾武乃賭博之交王氏乃潑賤之婦不顧風化戲弄婚姻均應依律治罪

誘姦

仇十恣意宣淫甘心應聚親姑族衆捕諸姦所宰猪用銀買彼私和況姦生之胎見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即便會同部寺九卿科道等官將遠近大小名臣備細清查秉公會議如正氣猶懸兩間讜論不磨千古勿分遠近無間崇卑即當暴其素履表其忠貞因人定謚俾沾華袞于重泉借法推恩少樹羽儀于後世庶人心知淑而

聖治推隆矣幸勿延緩須至咨者

華袞谷梁傳序一字之褒寵逾華袞片言之貶嚴于斧鉞羽儀易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擬

兵部移朝鮮國乘勝破敵咨

兵部爲戮力奮勇乘機破敵以求全勝以圖恢復事切惟用兵之術貴于早圖破敵之機尤宜乘勢照得關白倡亂欺伺藩疆清正效謀憑陵海島據釜山而爲久計假撫字以惑人心良由

貴國君臣怠玩國政廢弛兵機以致深入殘害生靈今幸

天威遠振將士效謀斬斷浮橋要截歸路諒元兇之氣已沮醜類之膽亦寒破竹之勢機會在茲爲今之計正宜秣馬勵兵臥薪嘗膽共期滅此而後朝食所當申飭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在趙氏之言甚眞仇十欲掩其罪不可得也且趙氏名雖嫁夫實同室女仇十誘而姦之不亦忍乎仇十猶稱胎係冬生之生夫冬生幼蠢未諳居室不但族衆可憑即形體亦可見也仇十與趙氏私奔均合擬罪以爲貪淫之戒

麾裏解見本

貴國請照事理君臣戮力上下同心將率三軍申嚴號令佐

天兵以奮勇直搗倭營助大將以揚威長驅寇寨俾之片帆不返隻騎無還恢復釜山蕩清邊境豈不稱勝筭哉幸毋泄泄從事須至咨者

膽寒韓琦知延州經畧紀律嚴明西人不敢犯軍士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秣馬詩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喂飼也

臥薪吳王闔閭爲越所殺子夫差臥于薪上令出入者呼曰夫差爾忘而父之仇乎卒敗越王句踐于夫椒

嘗膽越王句踐既敗行成于吳後反國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則仰膽飲食亦嘗膽以思報吳王之仇

滅此朝食

誓與齊戰于單安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

勝筭孫武子云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又云

多勝

擬

吏部行都察院轉行各省直撫按採訪遺賢以備徵用咨

吏部爲蒐羅隱逸以隆徵聘以光

聖治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切惟大塊生才原無今古

國家羅士不限雲泥顧設科以進明經分途以進茂才

祖宗羅賢之網不爲不密矣第按圖求馬者恐有赤汗五花之遺握鏡求形者難照行監腹笥之抱且

爭產

吳天罔之嗣而贅婿周常因乘產而送終亦人情也鄭壬恃里長之尊挾牛食麥苗之恨挑伊侄吳良修齋爭產蓋啓鷸蚌之釁泄睚眦之念應依律究治以爲刁唆之戒

鷸蚌國策趙伐燕蘇氏說趙惠王曰昨者臣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

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爭不捨漁者并擒之今大王與燕爭將有漁翁擅其利矣

負恩

楊三受恩陳氏殆四十年娶妻育子習藝資生秋毫皆伊力也餵鷹飽飼輒有凌雲之思後因失火之故從而怨之豈昔久居人下乎王辛身居別省父死異鄉婢僕數人皇皇無主幸有吳氏體念親誼而稱貸以殮之恩亦厚矣王辛因商氏不歸捏告吳已擄留爲妾殆以怨報德者也據由稱吳已與婦異處似非擄留王辛久作楚囚須爲接取但禮貴遠嫌情誼曲盡死者固

大才若拙多滯丘泉眞才似愚每輕軒冕或散吟梁父而有南陽之高或高臥東山而起蒼生之望甚至策忤閹寺下第者更有劉蕡帶耻督郵逃名者寧無元亮諸如此輩正宜朝短褐而暮鳴珂者也會茲倭奴遠遯海不揚波

聖天子方欲偃武修文求賢致治相應採訪草莽以備徵用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移咨貴院煩照咨內事理轉行各省直撫按責令所屬郡邑務要博詢岩穴廣採山林毋拘貌似然明而遂失其一言之遇毋因美如孺子而遽信其六出之奇必使言有可法行有可徵月旦高桑梓之與江湖懷廊廟之憂抱濟世之畧者勉爲彈冠負明德之且者親爲勸駕郡邑舉于監司監司薦于撫按只實奏聞以憑拔擢庶在野無高尚不臣之賢在朝有英雄入彀之慶幸爲速行毋視緩著可也須至咨者

大塊道家以天地爲大塊莊子大塊噫氣明經撫言進士科始于隋盛于唐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其不利者謂之二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茂才漢時舉茂才科即今之秀才也赤汗五花皆馬之良者行監唐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籍以從上曰不須此有世南行秘書在也腹笥邊韶字孝先以文學著從游者數百人嘗

不可不殮。生者尤當送還也。今使異鄉嫠婦。與我相依。而忘其夫家。辛雖不肖。不得不起其疑耳。相應領回以杜訟端。其殯殮之資。着令王辛賠還。庶酬其德

饑鷹凌雲 晉權翼諫秦王苻堅曰慕容垂勇畧過人其心豈止作冠軍而已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

楚囚 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邪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與之琴操南音晉侯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

縱姦

何氏慣以色迷人先年隨姦夫趙子逃走。訟而捕獲。今又隨姦夫錢丑逃走。露而就擒。未經三載。而兩度迷人。眞色妖也。刎而

晝寢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晏眠韶聞之應聲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才捷皆類此

散吟梁父 諸葛孔明隱于南陽嘗爲梁父吟以見志

高臥東山 謝安字安石有重望嘗高臥東山庾亮輩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係望何

下第劉蕡 唐昌平間劉蕡對策詆忤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蕡策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羣論囂然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帶恥督郵 晉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會郡遣督郵廉察將至彭澤吏白當束帶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遂解印綬歸隱

海不揚波 周公時越裳氏曰海不揚波已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于是重譯入貢

然明一言 鄭然明貌醜惡晉叔向適鄭然明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如不言吾幾矢子矣

孺子六出 陳平少年貌美咸以陳孺子呼之佐漢高定六出奇計以取天下

月旦 汝南許邵與兄靖好評論鄉黨人物每月旦更其品題時號汝南月旦評

桑梓 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喻同鄉也

彈冠 王陽與貢禹友善後陽出仕荐禹時語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謂彈去冠上之塵待其荐也

勸駕 漢高帝詔有賢士大夫肯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英雄入彀 唐太宗貞觀中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時語曰太宗皇帝眞長策賺老英雄盡白頭

擬

禮部行各省直巡撫轉行提學等衙門正文體端士習咨

禮部爲正文體端士習以敦雅道事。嘗謂風俗之盛衰係乎文人。心之趨向。徵諸士。顧俗登古雅。文無怪險之譚士尚淳龐。學鮮滑稽之習甚矣哉文

不死幸矣其夫不知恥反誣錢丑之父錢老縱子犯姦人生有子但願成人今當血氣未定之時而遇狐媚不良之婦以致狂瞽顛倒自陷于惡乃爲人父者之大不幸也而顧謂其父導之耶且并竊父金誰則使之此不必深辯惟是姦逃情眞應各依

之不可不正也邇年以來士不古若文背聖經以宋儒之註爲陳言以莊老之書爲妙得意超常格題旨盡歸無何有之鄉體變新聲詞調不顧惡乎可之誚故好奇不奇者子瞻爲之太息操奇是病者魯直因之興嗟本部職典文衡深觸時弊相應痛易以厚士趨爲此移咨前去希行各省直提學衙門轉行各郡邑教職等官嚴諭諸生務須文歸純正學尚光明飽縹緗者毋集異說以駭衆負資穎者毋操誕語以邀名雖曰文無定式難投憎愛之符豈知書既同文自有妍媸之別上不好詭下

律擬罪

狐媚 妖狐善媚故云

棄城

指揮吳巳平居無韜畧之遠猷臨敵失制度之良策棄城而逃奚用金湯之固開門延賊深愧睢陽之功是乃玩寇殃民豈爲勝殘禦暴知縣鄭庚職寄專城才非經畧不能爲民死守却乃

自無邪欲回士習又在師範者加之意耳文責爲了其共圖之須至咨者

滑稽 索隱注云滑亂也稽同也傳序云談言微中亦可解紛

擬

禮部嚴禁會試挾帶告示

禮部爲嚴禁文場懷挾以祛時弊事切惟

國家設科以取士稽察之法當嚴俊傑抱璞以登庸自檢之防宜愼然則稽察獨嚴于鄉試而於會試少疎者良謂賓興孝廉之儔非可諸生行比也試春闈者能自諒之尚可少解矣奈邇來有僥倖之

委城保身。塗炭生靈。
市僇奚免。
金湯 蒯通傳皆爲金城湯池師古注金以喻堅湯以喻沸不可近
睢陽 唐張巡爲眞原令安祿山反起兵戰至睢陽外無救援獨守孤城城中粮盡掘鼠而食出愛妾烹之以餉軍士故人爲死守及城潰巡西向再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誅賊城遂陷巡等三十六人皆遇害
失事

夫。不思芸窓苦志。惟圖棘院操奸。或衣帶藏文。或冠履挾字。不畏同榜之羞。不顧削籍之害。止望懷中湊巧。奚尋筆下驚神。眞乃冠裳大玷。士類銷魂者也。鑒此陋風。相應嚴禁。爲此示仰各省直下科應試舉人。各宜鑽研百史。飽味三冬。毋萌倖進之奸。毋效前車之轍。寧使下第以嗟時。莫致出乖而弄醜。諸多士宜思之愼之。特示
抱璞 卞和得玉璞獻于楚懷王王以其訐刖其足和乃抱璞而泣後使玉工剖之果良璧也
賓興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棘院 通典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拵棘闈之以防假濫故今稱貢院曰棘院
三冬 東方朔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何角職任邊鎮。罔持法紀。肆貪坐視。奚殊沐猴而冠。縱虜跳梁。何異開門揖賊。賍跡既形于朝野。過惡已積如丘山。即能掉電光之舌。馳波濤之辨者。安容飾其罪哉。劉元邊鄙武夫。貪財豈憚于四知。故縱醜虜。委城寧顧于一死。均應擬斬。以爲奸貪失

前車之轍 賈誼策前車之覆後車之戒

擬

兵部移摠督衙門轉行撫鎮等官酌議倭今何故久據釜山虜今何意屢犯遼陽計將安出以保邊海咨

兵部爲倭虜兩犯。謀畧宜深。以振
國威。以保疆圉事。嘗聞
帝王之宵衣旰食。人臣之披膽瀝心。而爲中國患者。惟東倭北虜兩端而已。顧上世治隆化溥。東北稽舞于庭。中世計周防預。雖出沒而不敢正窺。今世

事者之戒。

沐猴而冠項羽欲歸關東蒯通諫之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通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跳梁莊子搖蛙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跳梁猖獗貌

開門揖賊捷錄云是何異開門而揖盜乎

電光波濤漢文舌如電光辯若波濤

賍穢

孫丁叨任軍職。濫受民詞。獄訟固在于有策愈下而謀愈窮。設餌牢籠。旋飽旋叛。往者虜雖狂逞。倭尚帖然。邇來倭奴久據釜山。虜酋屢犯遼陽。

廟堂尚無定筭。海邊又老王師。雖曰分兵各守。拒敵多方。誠恐倭虜私通。聯夥並進。又恐日久兵懈。變出尋常。膺茲局者。可無攻不備。出不意之籌哉。除本部另行相机調度外。擬合就行。爲此移咨

貴院。請照咨內事理。轉行撫鎮等官。凡倭有可乘之隙。虜有可勦之机。或設間諜。俟彼秦越而攻之。或通辯客。說彼移巢而擊之。或役荊軻之流。刺渠魁

司。豈容干涉賍物合歸于原主。尚復揹留。雖誣賍已經辯釋而違例猶犯憲章。布派軍丁。名雖無而實占。需求馬草。利雖小而必專。既散拘而中途脫逃。情弊斯顯。以詳讞而衆誣成獄。事迹難明。卑汙無賴。曲意營求。因閒住而妬人掌印。假公事而遂已

而散其黨。或用班超之術。令倭虜各自相攻。不論計之異同。惟求功歸全捷。庶紓

九重邊顧之憂。肅內夏攘夷之治。事聽便宜。毋拘文法。須至咨者。

攻不備孫武子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荊軻刺客也爲燕太子丹報仇入秦刺秦王不遂自到死

渠魁書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首惡也

班超術漢明帝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部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詔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

私謀先已犯贓量戒示而行罰既謀管事復占役而賣軍罰紙價而入私囊占軍丁而克役使久溺情于月錢尤朶頤乎衛印立功逃回既不舉解竊盜顯露又不申詳厚賂營求印信以足徼倖之心虛文掩飾貪謀而起爭端之念但知叨掌印信爲能罔知職業不修可耻部下新軍在逃既不依時造報食粮文冊又不截日住支雖無分受之贓難免不職之罪

朶頤 易頤卦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朶垂也動也頤兩頰也欲食之貌

謀害

審得張潮謀害商賈埋沒貨財駕一葉之

擬

兵部移摠督衙門酌議虜酋勦撫機宜咨

兵部爲酌議勦撫機宜以固封疆事竊惟

朝廷馭夷之上策惟在酌經權保封疆而已順而撫之不因而忘戰撫所以固吾保也逆而勦之不因而忘撫勦亦所以固吾保也以保守爲經戰款爲權經權得宜邊圉可以無恐矣今照永瓦二酋向逆我師旋圖挾款此正執權處變之時也奈何大戎至狡

國計非輕將欲戰乎兵皆疲羸餉多掣肘將欲款乎虜欲無厭我財易竭以致議論異同謀無定執故談款者不過目前之塞事談戰者又恐召釁于沙場惟是機難懸度必親炙者得其眞計在萬全須當局者有定畫除本部另行酌議外爲此移咨

貴院請照咨內事理希轉行各撫鎮等官務要從長酌議毋得輒逞私臆可戰則戰不可專主款以消戰士之心可款則款亦不得專主戰以激未叛之虜惟求邊燧無烟虜酋遠遁不至損

國辱威不得倖功蔽罪摠之保固封疆者受上賞幸毋以文法爲拘而苟且塞責也咨文到日速爲酌

舟欲探珠于驪龍頷下蹈不測之險思得綃于蛟螭室中闚見趙信懷資欲往南京買布孤客月中來一篙撐載菰蒲去四顧人聲靜雙拳推落碧潭中人墜波心命葬江魚之腹伊回渡口財充餓虎之願自幸夜無人知豈思天有可畏至周義爲友陳

裁須至咨者

掣肘 魯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借善書者一人以行使書子賤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又掣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不得施善政命毋徵發單父單父化甚行云

塞責 漢書高祖逮捕趙王敖趙相貫高對獄獨白趙王不反上赦趙王貫高曰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滿也止也責罪責也言罪已止也

擬

兵部移河南巡撫取毛葫蘆兵二千赴備倭摠督衙

門咨

兵部爲調取驍勇精兵以備倭奴以固疆圉事切惟

告暨孫氏代夫訴寃汝反巧言如簧變遷黑白貽禍孫氏借証望隣既害人夫于深淵又陷人妻于死地水手供招明是同謀自首秋季處決斷擬害命謀財其隣佑趙質等証據有枉各擬不應知縣朱一明斷事不明即宜罷職

一葉舟 陳季卿家江南舉進

國家會多事之秋外夷萌不軌之釁當斯時也戰將雲集勇士星羅孰不稱雄且壯矣第兵法云兵貴精而不貴多又云勿恃其不來惟恃可以制其來本部深味斯言又易地調兵擇兵禦敵良此意也今照毛葫蘆兵素曰有名者勇冠三軍巧穿百步縱橫閙闢之法進退攻取之方籍籍于人耳目茲值海波激浪烽燧生烟在毛兵正欲樹勛業于沙場而本部亦欲觀英雄于此輩合行調取爲此移咨

貴院請照咨內事理希將該省毛葫蘆兵試練精銳

士不第過青龍寺東壁有聚瀛圖季卿指曰安得自渭達沔至家旁有終南翁笑曰此不難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起葉漸巨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登舟而返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曰此夢乎後妻自江南來曰某日歸題詩于西齋始知非夢今人稱舟爲一葉本此

探珠驪龍 莊子河上翁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曰夫珠在驪龍頷下予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爲虀粉矣尚奚珠之有哉

巧言如簧 詩巧言如簧言人之巧言如笙簧之亂聽也

謀殺

審得丘通招商作活開店營生前月初十近晚孤客一人獨來見其金多遂有朶頤之態欺其身獨輒行害命之謀肆惡夜中不思天理可畏埋尸梨下自謂暮夜無知

智勇者二千必須水識淺深陸知虛實奮以王師之義諭以赤幟之忠飽給裹粮寒施裘帽選細柳之將一員統領赴備倭摠督衙門標下聽用務使關白之頭指日可授凱歌之奏詰朝來

廷矣咨文到日速爲調取須至咨者

巧穿百步 養由基善射能于百步外穿楊葉云 赤幟 韓信令漢兵驅入趙壁拔趙白幟插漢赤幟及趙兵還遂驚潰破之 寒施裘帽 宋王全斌征淮西太祖時方大雪因念征西將士即解所服紫貂裘帽命使馳賜之

擬

都察院移各省直巡撫及轉行各巡按御史以後考注官員賢否務核惠民實政毋徒信憑虛文今終類報以便黜陟咨

都察院爲核實政禁虛飾以別眞才以肅吏治事切惟

國家懸爵待士非欲泛泛者居民上也顧進賢退不肖必藉官評以品酌之若官評不以實聞則舉錯皆顛亂無統矣甚哉官評之不可不實也邇來世態下趨公道墜地百司皆工虛譽風憲又存厚風以故大小官評皆爲天然四六其巨細實政難藉牒內二三優劣雖形文具徒塞誠恐撫字心勤之

使冤魂逐雨韻以悲號點點梨花墮淚致怨氣隨風威而淅瀝淒淒槐砌訴冤三十兩眞贓依然俱在異鄉中孤客今已雪冤稱人十家自作之孽殺人者死速即爾刑

朶頤解見前 速即爾刑句出書

姦殺

審得僧晴雲淫若老猿兇同毒蝎幸嫠婦之來寺頓起姦心入禪室而行強渾忘佛戒痛馮氏心如鐵石能勵冰操恨禿妖猛甚虎狼橫加霜刃欺孤侮寡曹馬之故習重萌剖腹刳腦桀紂之稔惡復熾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是肆所爲又何弗爲誰識蘭體香魂殯廁中而不

夫反落才官之後殿好名奔順之輩更受不驚之上賞矣若此則本院何由而激揚銓部何由而黜陟也除已往無論外爲此移咨前去煩照咨內事理希便轉行巡按御史以後考註官員賢否務要嚴稽實政毋爲徒塞虛文人有實善雖司道註以劣訪國人而更易之人有實惡雖藩臬列以優採輿論而變張之統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必使黎庶頌曰慈父母良有司方爲之列

御屏毋信好事者謠曰某官賢某官否遂爲之定人品此故風憲出揚之權又毋曰察察爲明恐傷淫道也咨文到日着實舉行年終須類造一冊送院以憑黜陟庶不負

朝廷待士之實而可逭百司尸位之誅矣須至咨者

黜陟 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列御屏 唐太宗留心黎庶凡百司有循良者必疏名御屏朝夕省覽 尸位 漢朱溫上書曰今朝廷大臣皆尸位素食言居其位而無所爲如死尸坐而不動也

擬

戶部行陝西巡撫賑恤災傷咨

戶部爲賑恤災傷以保民生以扶

國本事陝西清吏司案呈切惟旱魃煽殃清時難免

染。須信忿情遊魄。化禽鳥以鳴冤。切切情悲。抱慘死母子之恨。哀哀叫好。含不白二命之冤。想怨氣不磨。故繞法官而訴屈。豈覽輝而下。特來方丈以揚聲。啼血杜鵑。怨殘春且爲墮淚。啣木精衛。恨苦海猶然驚心。矧茲烈婦之魂。奚逭兇僧之殺。梟其首以正典刑。懸于寺用懲來者。

曹馬 曹丕司馬炎皆欺侮孤寡而篡天下 刳胎 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覽輝而下 文選鳳皇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 啼血杜鵑 蜀之後王名杜宇號望帝有荊人鱉靈死其尸浮水上至汶山下復生望帝見之用爲相帝以己之德不如鱉靈讓位鱉靈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而死化爲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

救災恤患。荒政當修。近該陝西撫按奏報。彼中災傷重大。

題議賑恤事宜。無非爲災地籌謀。災民立命。已經本部覆

允。相應亟行遵照賑恤等因。案呈到部。看得關陝罹災。民不堪命。非常變故。實切隱憂。既經覆允。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

題覆事理。即便遵照。着實舉行。錢粮極力調停。毋令災民之重困。飢餒悉行撫恤。務求殘喘以復甦。焚溺切膚。多方積貯。痌瘝在念。加意隄防。事在彼中。責有攸任。是惟督撫加之意耳。幸勿違錯。須至咨者。

旱魃 詩旱魃爲虐 痌瘝 書痌瘝乃身痌瘝病也

擬

吏部行都察院京察屆期通行公心評品以待考察

咨

吏部爲京察屆期。通行公心評品。以待考察事。切惟京察之典。六載一行。寓黜陟之意于幽顯之中。誠重事也。故必以公道存心。以無私待人。則舉錯

之曰是我望帝也名杜鵑又名杜宇又名子規

啣木精衛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女遊于東海溺死而不返常取西山之木以塡東海

殺妻

審得尤廣廉性實狐疑心多狼毒其妻互荅祇屬戲言遂信外交深懷嫉妬指白爲黑漫點玉上之蠅謂有實無滿載車中之鬼刀先截手腕再劈仍斷咽喉怨氣摩天雖終天而罔極冤魂慘地每觸地而追隨雖暮夜潛逋將圖漏網乃旅店顯現終獲兇身可信天理之難欺誰謂陰司之無報汝以疑殺妻出爾必然反爾吾以罪誅爾一死還應一償寘之重刑誰曰不可

不枉而計典有賴今照京察在邇各部院卿寺等衙門例該考覈司屬官員以待本部甄別去留誠恐品隲不精擬議欠當則本部無所憑以黜陟相應通行嚴愼以昭公道爲此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轉行各部寺等衙門將司屬各官用心評品詳愼開報毋採春華而忘秋實勿先粉飾而棄褒眞毋摘離任外推而遺見任亦毋詳卑職令局而諱同袍庶是非不枉舉錯大公而計典亦有所裨矣幸勿延緩須至咨者

春華秋實曹植家丞邢顒秉直匡正植不善庶子劉楨有文采植相親幸楨曰君侯志家丞之秋實採庶子之春華爲上招謗其罪不小

擬

兵部行督撫等官確議釜山退倭功次并蔚山行[illegible]功罪咨

兵部爲東征退虜應查功次以行賞罰以慰軍心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有功不賞無以示[illegible]功不當無以示勸近該東征塘報釜山一倭不留海寇蕩盡已經本部

題

知奉有

載車中鬼易睽卦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本義注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無爲有也

罔極詩昊天罔極言天之高而無極也

出爾反爾孟子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誤妻

審得支弘度狐疑成性猜忌立心見妻平日堅剛自許貞節命友三人調戲用試眞心應睿于漠牽制其手足將惡莫譽剝脫其衣裳睿謨先出避嫌邵氏持刀殄惡先斬莫譽再刎自身白刃霜飛烈烈英風尚在素心玉潔堂堂正氣猶生身不染一塵可翱翔而參烈婦名堪留萬古合旌獎以勸後人莫譽先逞顛狂一朝之死自取睿謨謬承主使三載之

明旨行勘敘恩

溫綸渙發不忘將士之勞

德意優容欲覃

恩波之賜相應亟行轉勘以慰軍心等因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除行查勘科臣并行

都察院轉行監軍御史外合咨

貴院查照咨文事理即將蕩平釜山功次會官確議

孰爲功高勞異應受殊恩孰爲勇往先登堪居上

賞功罪相當亦須詳敘瑕瑜互見毋致含糊陣亡

死傷作何優恤無心詿誤應否寬容至于蔚山功

罪已勘未報今當亟舉以憑賞罰

帝德覃敷早見凱歌化日

皇恩浩蕩行看露布仁風幸毋延緩須至咨者

露布凡征討勝以布寫其文于上迎于馬前上于天子謂之露布

擬

吏部京察在邇嚴禁私揭以遏刁風咨

吏部爲嚴禁挾誣以杜刁風以肅法紀事考功清

吏司案呈照得六載京察將以黜陟賢否本部秉

軸持衡毫不敢以私意假借第恐人心險詭好惡

不同懷報復者私揭遍投務嫉妬者誣言四起萋

徒宜加弘度陷友于
克誅猶曰是彼之輕
聽也誤妻于枉死可
謂非爾之重咎乎合
正大辟之誅用作多
疑之戒

狐疑 狐性多疑故云

逼節

胡氏夫病六七年躬
侍湯藥甘臭穢而不
辭夫亡一二載獨守
靈幃弔形影而自苦

乃遭忍毒公姑及無
籍叔公等逼其改嫁
強除夫之靈位胡氏
力不能支苦不可茹
遂綉數十言于帛上
剪青髮以遺親閉門
自縊從夫地下此貞
淑之氣閨閫之光雖
死而猶生者也公姑
愚夫愚婦固不足齒
矧其叔公習十一尚
忝青衿乃安逼節婦

菲貝錦致善類之中傷止棘憂讒雖賢者亦不免
相應嚴行禁緝等因案呈到部爲此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轉行五城巡視衙門多方訪察
加意隄防遇有前項奸徒即便擒拿解究追坐指
使之人并及猖狂之黨毋使稂莠得以害嘉禾羣
小敢以排善類庶幾法紀嚴肅世道清明而于計
典有裨矣幸勿遲延須至咨者

萋菲貝錦 詩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萋菲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虫也有文采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用萋菲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以止棘憂讒 詩營營蒼蠅三于棘云飾成大罪也云此亦遭憂讒者而賦此詩也

擬

兵部行省直巡撫宣示東倭遁去恐有他圖各修海
防備禦咨

兵部爲退倭情形叵測申飭海防以圖善後事職
方清吏司案呈切惟臨機應變固
國家神武之威慮患預防尤兵法萬全之畧近據東
征塘報釜山一倭不留夫海寇蕩平宜歌露布但
情形叵測恐有他圖若不設備隄防未免投間抵
隙事有疎虞咎將誰諉呈乞通行天津等處沿海

而死。此不爲衣冠之
玷乎。一門荆棘挺出
芝蘭。非大爲激揚不
可

青衿 詩青青子衿

強姦

審得張逸李陶無籍
棍徒不羈浪子違禮
悖義罔知律法之嚴
戀色貪花敢爲禽獸
之行強姦良氏之婦
毆打貞婦之夫反將
移節汚人藉口通姦
脫騙既云久交情稔
應識孫婦行藏及問
以姓名則指東話西
而百不得一二更質
以什物則追風捕影
而十不偶二三便見
非腹裏之舊人故不
曉房中之玩物行強
豈容少貸盡法用戒
刁淫本縣印官不得
其情欲官賣守貞之

各邊巡撫衙門提督海防設備無患等因案呈到
部擬合就行爲此移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即便申飭將領調度戰船分兵
哨守扼險隄防務求在在備兵莫遂揚航之便時
時畫策務爲截堵之謀則先聲足以奪人而倭奴
自然戢服有備可以無患而威武愈見張皇苟或
依違不振怠玩疎虞即以三尺從事毋貽罪悔須
至咨者
有備無患 書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張皇 書張皇六師注張皇威武貌又云皇
大也張
大貌

擬

吏部行中城兵馬嚴禁棍徒投充外家人名色詭財
牌票

吏部爲嚴祛積弊以明法守事文選清吏司案呈
切惟本部揔銓惟恃公道各司分職敬奉成規一
應文移無容假借所有書吏徒備承行非惟不得
轉移而且不能干預訪得有等棍徒投充各吏甘
爲外家人名色專一交通積猾圖撞太歲或誘選
人而營求美官或詐撥吏而鑽謀好缺甚至百計
洗改簿籍混淆考課亦有無端僞造印文變亂是

婦輕用刑法反罪加告實之天理民反以寃民空糜朝廷爵祿聽訟不能斷訟何堪父母斯民三章之法不明五十之粟宜罰

三章 漢高鑒秦苛法入關與民約法三章

誣姦

姦從姑捉理固然也吳氏既稱應元姦媳胡不捉姦于房帷而捉姦于英園乎者區區以裂裙作証吾恐白晝之事未可以絕纓例論也情涉狐疑姑免究

絕纓 說苑楚莊主賜羣臣夜飲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絕其纓以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百餘人皆絕其冠纓然後出燭更盡其歡而罷

誣殺

非以故每常覺發俱陷大辜良由此輩爲之祟耳除本司嚴加防禦責令各吏將外家人盡行嚴禁等因到部看得灼弊貴得机先防奸當從羣小所據呈議前來相應嚴禁擬合就行爲此牌仰中城兵馬司即行該司官吏嚴督兵番遇有前項棍徒拓稱吏役外家人名色誘謊官吏打點營求即係誆騙拿獲解部以憑送問務在着實舉行毋得徇情故縱庶積弊除而吏治肅清法守明而官常無歉矣須至牌者

擬

吏部行順天府嚴稽冒詐吏弊劄付

吏部爲嚴祛詐冒弊端以清吏役以飭法紀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切惟

國家懸三尺之法每糾謬而繩愆小人逞一己之私或反經而亂紀訪得吏役一事詐冒萬端質之目前順天府屬爲最蓋此輩心懷狡譎熟于舞文作奸犯科殊無顧忌或因原籍過犯而冒役他郡或無眞正公文而通同虛揑僞爲印篆動覓貲財始而二三繼而什百即有明察之智亦無所悉其奸苟不嚴愼關防何所底止相應速行清查嚴禁等

仕途懸鏡

審得李善輔貪財忘義殘忍喪心毒酒悞昌期几筵中暗藏机穽頑石殺侍女花亭上驟起虎狼利歸已害歸人敢效酈寄賣友殺一婢坑一生猶甚蒯通悞人金盒寶釵昔日眞贓俱在鈇鉞斧鋸今加大辟何辭高封枉厠冠裳不顧名義厭貧未富思

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劄付前去照依劄內事理即將吏役逐一清查遇有新充加意防範務嚴里隣保結之法申飭舞文詐僞之誅必覺察之精詳而冒籍者庶幾泯跡乃隄防之縝密而奸欺者自爾潛踪毋致疎虞自甘違錯不便須至劄付者

舞文誅 唐柳公綽行部至鄧縣縣吏有納賍舞文二人公綽判曰賍吏犯法法在奸吏弄法法亡誅舞文者

擬

吏部禁約行取官員不許營求鑽刺告示

退親而昔盟掩實捏虛幾陷婿于死地侍女因而喪命嫡女默地悲心各應按律施刑惜爾官休年老姑從未減薄示不應夏呂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高季玉既懷念舊之志永爲好兮昔結同心曾盟山而誓海仍斷合巹俾夫唱而婦隨

吏部爲愼遴選戢行奸以端臺省以肅官常事切惟遴選科道所重者風力而已風力云何職司獻納志存彈壓故必得若人而臺省稱職遴選始公夫苟有所力求多方鑽刺則無問風力何以清選法耶今照行取官員選補科道不無前項弊端擬合禁約爲此出給告示曉諭各省直取到推官知縣等官知悉各宜揣度行能保重名譽當端攬轡之趨毋致及門之辱如果賢能夙著則言路固所宜居夫苟才守優長則庶司亦當分任低昂有等是非不紊不必昏夜乞哀于權貴之門賄賂潛行

合巹禮記昏義婦至壻揖婦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注以一瓠分爲兩瓠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畧飲也今人以酒杯交飲則訛矣非禮也

匿名

審得吳正險如墉隼奸似城狐欲報睚眦之仇則匿名而告罪好逞角牙之訟輒懸跡而投詞一紙飛書

陷應輅于死地數行

于津要之地雖公道修明賢人共守而時俗最忌法令當申苟有犯者即以三尺從事毋貽後悔須至告示者

司獻納韓詩獻納司存甫露邊　攬轡范滂徵爲採訪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擬

吏部示諭朝

覲官員不許營求遷轉美任告示

吏部爲禁官邪清宿弊以裨

朝政事劾惟留官入

誣狀繫施卿以爲因

非張保証明定成濫獄不設計賺出誰得眞情是爲亂法之奸民宜入絞刑之憲綱

墉隼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城狐晏子城狐不薰社鼠不灌以所托者然也注狐依于城薰則恐燔城鼠藏于社灌則恐浸社

酷吏

趙良以刑房酷吏侮

覲正欲修明職業以獻

天子賢者從而陟之不肖者從而黜之悉憑撫按之考核以爲公道之去留宜無容私其問訪得有等入

覲官員因來內地得附要津輒萌外慕之心欲適他圖之便或請託陞遷或懇求美任志意一逞不顧公論之是非權勢得行遑恤官常之可否是藉

覲

君之典肆爲固寵之謀似此弊端若不痛革何以明職掌而定官箴擬合禁諭爲此出給告示曉諭應

弄刀筆瞞官作弊。倘所謂生民之蟊賊非耶。丁啓舊係仇賊誣扳。既無贓証。合行釋放。乃夜半提監索銀五十兩。胡爲者也。夫以一冤獄而索銀五十。若脫罪百餘銀曷勝記。是以刀筆爲孤注。罪人爲奇貨。而家藏金穴。或不誣矣。貺既有指。惡以貫盈。合

朝大小官員人等知悉合宜揣分量能循規蹈矩職業修明者。須保全其令譽。才守駁疵者。聽區別之明章。毋得妄意生端。用心過計。敢有藉荐剡之賢聲。而營登要路。因地方之疲敝。而顧望樂郊。既有僥倖之思。難免貪慕之戒。官箴大玷。法紀焉逃。定將本官參提革職。并及營幹人役。請託勢豪。一并究罪不貸。須至示者

樂郊 詩碩鼠碩鼠 適彼樂郊

擬

吏部行四川湖廣貴州各巡撫會議應否比照兩廣

配要荒改。從此獠

蟊賊 詩民之蟊賊 蟊食心虫

孤注 宋王欽若奏 真宗親征至澶淵師老而返寇準曰澶淵之役欽若以陛下爲孤注凡賭者輸將盡罄其所有爲一博贏則倍彼之來輸則盡去謂之孤注

奇貨 呂不韋見異人曰是奇貨可居遂買妾有娠獻之異人後生子名政是爲始皇暗易秦之天下史斷曰不韋天下大盜也

金穴 漢郭況以后兄賜予不可勝數京師謂其家曰金穴

貫盈

事例添設總督重臣馭夷防播咨

吏部爲勘議建官以籌邊疆以定

國是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切惟分地建官

國家有垂成之定制防夷禦虜事宜有不測之隱憂若勢不可以拘攣而機當爲之旋斡頃者四川撫按馳奏苗夷附播稱亂執以地隣黔楚欲二省用兵而蜀爲犄角乃該科欲合三省比照兩廣事例添設重臣一員總握兵權專責防禦第建官貴協人謀而設鎮當稽地利事在彼中遽難遙度即分三省合用諮諏呈乞轉行會議等因案呈到部擬

書商罪貫盈貫通盈滿也撲殺此獠唐太宗欲武氏爲昭儀褚遂良極諫阻之武氏于屏後曰何不撲殺此獠

虎捕

劉盛鑽充捕兵闖知賊扳王昊三婪要承行挾同腹心呂海瓜牙吳充相與圍舍勦捉蚕食牛飲且勒騙打發銀八兩另捲衣服據此兇暴乃虎而翼者也夫昊三既非眞賊何必羣雄激捉劉盛已領工食何用八兩打發捉一昊三而他可知已騙一昊三而餘可例已証既不誣律合遠遣呂海吳充雖饕餮酒食未常分賍姑擬杖懲革役

蚕食史斷云天下分崩諸侯蚕食牛飲紂時一鼓而牛飲者

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即將防夷禦虜事情會同計議應否設立總督重臣建牙樹纛鎮壓何方積餉備兵計將安出如果必合三省以專征伐之權抑或各圖一面共奮安攘之畧一一從長籌度停妥咨報前來以憑覆覈

題

請幸勿延緩致悞事機須至咨者

犄角戎子對范宣子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注角禦其上猶執鹿之角犄亢其下猶戾鹿之足也建牙文選桓桓梁征高牙乃建

擬

兵部行督府會同勘科監軍計議東征水陸將帥官兵應否留屯南原慶尚聯絡天津旅順以圖善後并清查粮械勘明功罪咨

兵部爲退倭情形叵測酌處機宜申嚴查覈以求勝算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

國家有神武之威固宜臨戎以應變兵法有萬全之畧必當思患以預防邇者倭奴狂逞勤我

王師幸而遁歸保全屬國第情形叵測必有狼顧之心而戰守不陳恐非善全之策近該科臣建議謂

三千人

疑妬

審得犯婦李氏心多妬忌性[illegible]猜疑空捏嬸姦逼自經于五夜妄証夫罪陷犴狴者數年同呂雉之忍心笑指戚姬爲人彘以武牝之毒手強推帝子落房州悍牝司晨雉家之索長舌煽佞厲是用長不誅無以儆惡于後人擬絞惟以償命于逝者

呂雉人彘 漢高后姓呂名雉高帝寵戚夫人及崩呂后將戚夫人去手足耳目置于廁中號曰人彘

武牝毒手 唐武后以中宗安置房州自稱則天皇帝改號周垂二十年始反周爲唐司晨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拐婦

審得僧水月未除結習求構俗緣紅粉陡

釜山無倭則土地已還朝鮮當令彼國築城備兵保固無容論矣欲以原調陸兵量留二萬屯紮南原慶尚以爲釜山犄角之勢更留水兵一萬聯絡天津旅順以防倭奴飛渡之虞餘俱分布遼陽以防倭虜不測合以將領統轄帥司彈壓并清查粮械以覈軍需勘明功罪以行賞罰事在彼中勢難遙度呈乞轉行勘議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會同勘科監軍贊畫等官虛束計議某處應否屯兵某處應否設備將領合用幾員帥司應否留鎮粮餉器械備細清查將士功罪通行勘實咨送過部以憑覆覈

題

請施行庶持軸籌謀不欺虛糜之失筭錯綜斟酌允收善後之良圖幸勿遲滯須至咨者

彈壓 柳仲郢傳輦轂之下先彈壓

擬

兵部行雲南撫鎮調兵勦滅順大叛孽咨

兵部爲剪除亂孽以行

天討以靖地方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切惟

逢黑地拐去寺非賽
祇園坐擁花嬌倉豈
藥珠宮深藏菩薩沉
淪慾海難登兜率之
天迷戀愛河永墮酆
都之地合徒三年發
遣歸俗賀宜娘私奔
難比文君野合深慚
無艷仙房通雲雨點
汚無垢佛場經閣鎖
鴛鴦敗壞不二門戶
將效尤梁武向同泰

國家神武固不以殺爲威而逆黨亂萌當以大戮從
事近該雲南撫鎮奏報順大餘孽招降復負
朝廷不殺之恩爲照猛夷搆釁相成大干
王法煩我戈矛元兇授首念以餘孽不忍盡屠以傷
天地之德姑從招撫以示生全之恩豈知無畏復倡
亂萌若不相機剪滅貽患何窮已該本部
題覆奉有
欽依相應亟行勦捕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
合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即便督同該鎮總兵官即將順

寺忍捨百丈金身豈
景行觀音於翠竹林
苦修大千佛道合行
官賣用儆女流賀懷
智捏稱寃枉殺妻廖
永德捏稱重復賣女
雖屬誣告亦有可原
皆因失妻失女之嫌
致傷舊翁舊婿之誼
少懲不合用戒兩誣
祇園給孤長者布金磚于祇園
請佛說法藥珠宮皆神仙眷

大孽黨調兵迅掃用奮
國威大創兇頑之命奉行
天討毋爲姑息之仁事在彼中權歸閫外是惟督撫
持軸籌謀運機決策務底蕩平完日將用過軍需
粮餉造冊咨報以憑敘錄
題
請施行須至咨者
神武易神武而不殺天討書恭行天討
擬
戶部行都察院轉行各省直撫按理財咨

屬所治私奔文君卓文君聞司馬相如琴夜私奔同相如賣酒成都野合無艷初齊王出遊百姓盡觀無艷女採桑如故王怪問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重之聘以爲妃梁武捨身梁武佞佛嘗二捨身同泰寺爲佛家奴

拐殺

審得僧雲外雲表雲際等同惡相濟合謀朋奸假方外之遊朝

戶部爲酌議理財以集衆思以充

國用事浙江清吏司案呈切惟

國家之財有限征于常賦者不得有所加增邊鄙之用無窮支于太庾者今亦覺其匱乏何也比年倭跳虜逞東伐西征朝軍餉而暮兵資彼撫降而此賞績日竭京都之積車聯岐路之塵司農製肘

國用燃眉是理財之議爲今日之首談也前有議清屯田者矣有議墾荒田鬻寺田者矣然議雖多也而見雜矛盾竟不能行邇雖建例粟官要不過場郵雜職之秩耳月入例貲不足當軍需一籌之給

夫

國用既不可省民賦又不可加外欲

國可裕而用無匱者在君子必有善處之方矣相應通行長議等因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移咨

貴院煩照咨文事理轉行各省直撫按司道郡邑等官務集衆思共圖長策查所部何利可興而於蒼生無病稽庫貯何賦可解而於

國帑有裨又或見出尋常謀超羣議者在下僚不得畏縮而自沮在上達亦毋緘默以自秘願思共祿之心勿爲秦越之視本部深有賴焉須至咨者

南幕北實人間之蠹虎膽狼心汚行不畏神明忍心那怕天地貢文職受縣幕跋涉前途四美身隨二親崎嶇峻嶺三僧行兇殺掠一家命喪須臾死者拋骨山林風雨暴露生者辱身緇衲蓬梗飄零慈悲心全然斲喪穢垢業休問祇除若見冥府閻羅

定受烹煎之譴倘有阿鼻地獄永墮牛馬之塗佛法遲且報在來世王刑畯便罪于今生梟此羣兇方快衆忿

退親

沈任之女既配周璁爲妻金鏃可朽盟不可渝也璁既嫖賭任屬泰山胡不招贅于家而箝其放心乎乃

掣肘解見前言凡事牽掣不得行秦越視戰國策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也秦人肥越人瘠秦不肯通糴于越故云

擬

吏部行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禁奸徒不許詐騙覲官亦不許

覲官私行餽謁咨

吏部爲禁刁風杜干謁以挽澆漓以肅官常事切惟三年一

覲百司述職之常規也顧會其時棍徒乘之造騙覲官藉之行私曰棍徒者不惟京師之惡少更兼外

若遇寫退書遣女另嫁此又壞法亂紀播中國之醜聲俾夷狄人笑之也雖然夫之不幸妾之不幸縱使周璁消乏亦挂英之數奇耳夫復何恨若沈任是壞蕭何

泰山歐陽永叔嘗爲嶽公以泰山有丈人峯也數奇李廣數奇不得封侯奇單數言不偶耳蕭何蕭何造律法故

處之流亡曰覲官者不惟奔奔之下僚且有堂堂之上達在棍徒有挾鄉閭昔隙有廩公案私寃造短章捏極過洋洋自得圖一騙可利身家縱三尺之森嚴彼倖之於漏網在覲官有明行厚餽有暗竊干求效狼爲甘狐媚喁喁夤緣乞一官以干國祿雖主司有公道彼視之若弁髦此爲官常之大蠹刁俗之最甚者也若不嚴禁何以肅吏治而警人心除本部另行委官訪緝外爲此合咨

貴院請照咨內事理轉行各城御史遇有棍徒之挾請擇鯨鱷以振刷之若賣菜傭又不當深求也覲

云云

重嫁

朱正原娶韓氏爲妻閨門反目岳母收回歷八年之久既不完聚又不令嫁是坑此女子拘拘然若觸藩羝也夫狀告三載諭收七次不從正恪有棄妻意矣本縣批令改嫁是承娶者官府令承之也嫁女者官府令嫁之也更有何辜但所嫁財禮理合給還朱正另娶以續後嗣

反目 易小畜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觸藩羝 易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

親屬爲婚

陳仲成之次女與孫汝玉之長男蓋舅姑兄妹也律禁爲婚彰彰可睹乃今不憑媒官之干謁祛豺狼以肅清之若狐狸輩又不宜槩及也此爲剔弊先剔其尤溯波先清其源之意凡我同志當體而心幸毋容忽須至咨者

弁髦 以束髮者迨冠後則弃之以比弃王法者 豺狼狐狸 張綱爲御史當分行天下出都亭埋其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梁驥十八事朝廷震悚

擬

吏部示諭入

賀兩司等官務要遵奉近

題不許餽送告示

吏部爲遵

旨嚴禁餽送以肅官常事切惟仕路實稱畏途公道難容私意顧交際應酬雖士人所不免而瓜田李下又縉紳所當嫌明此道而復履之不惟餽者愧心雖受者亦汗背也近日入

賀兩司等官來京驅馳萬里騶從數騎其行李蕭然亦云窮且苦矣奈何往往有入

賀之官誤聽細人之言或執禮而俟貴人之門或持帛而趨當路之宅推心惟在營求揆情甚非法紀況近

旨嚴禁炳若日星又非尋常者可比倫也相應再行

議私結姻盟是仲成不合以女許嫁而偏聽北雞之鳴汝王不合令男從親而私結文鸞之好若倣溫嶠之鏡臺實壞蕭何之法律合斷離異以正明條

溫嶠鏡臺 溫嶠字太眞姑有女屬嶠覓婿曰似太眞足矣數日嶠報曰得之矣乃下玉鏡臺而去至成婚日其女拍手曰我固疑是老奴果然

申飭以肅官常爲此合諭大小入

賀兩司等官務遵新

題禁例毋效舊日奔趨各守官箴各求安靜至于官評人品本部自有公平豈因競競干餽而遂能移易淑慝哉告諭之後復有行者不曰有違部禁亦且有悖

君言不曰不職且稱不忠矣可不戒夫故諭

行李 左傳曾不使一介行李以告寡君

擬

戶部移河南巡撫停徵二十一年錢粮協同

給引

奉關燕壁路阻且長倘非棄繻生未有不苦于盤詰者今游揚貿易江湖非區區守故園而老者與以執照庶身有照引關無留難矣

棄繻生 終軍方弱冠入關關吏與繻使驗還也軍棄繻去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乘傳還耶後建節出

欽差官料理荒政緝獲流民搶掠預防礦賊咨

戶部爲調停特艱以安生民以遏民害事切惟河南乃寰區中土地沃民豐山藏野積其來舊矣胡爲凶歲之災一行溝壑之塡幾滿調停之策未議搶掠之弊又興雖

聖天子特

命畿臣躬行勘賑固足以救百萬生靈之朝露矣然今爲中州計者尚有四端之當議也四端者何謂見徵之錢粮當停善後之荒政當策流民之搶掠富礦賊之出沒當防夫小民既不暇于救死又安

關吏爭議曰此棄繻生也

和息

戕盾敵盾毀而戕亦缺鷸蚌持蚌死而鷸豈生故觸蠻蝸角吳越會稽非有德者所樂道也今邵智蘇儒平心息訟是易仇爲恩返薄爲淳者合聽其息以爲無爭者之勸

鷸蚌持解見觸蠻

二蝸角莊子有國于蝸角之左曰蠻氏右曰觸氏淨地而戰伏尸數萬遂北何有五日而返吳越會稽越王句踐處會稽吳王夫差處姑蘇世爲仇敵具先敗越越後滅吳故今稱仇敵者曰吳越

暇于供輸有司徵之徒若魚肉錢粮可得而徵乎賑恤之惠既施于前望賑之民復待于後帑財有限民望無甦荒政安可不理乎本處之民既張口待食矣又遭流民攘臂而奪之活民生而安地方者流徒在所宜緝也飢寒之後盜心易起矣又兼礦場聚腥以招之思未雨而徹桑土者礦賊在所宜防也是四者相應亟行以濟時艱爲此移咨

貴院請照咨內事理希轉行各屬有司將二十七年見徵錢粮暫行停免仍協同

欽差官將一切荒政設法料理嚴捕搶掠之流民預防礦賊之蟻集是則徵科停荒政理斯民可樂于無事之天流民緝礦賊消奸宄自可無不軌之釁上可挽蒼蒼流毒之災下可養元元再生之命諸當事者幸早圖之須至咨者

蟻集莊子蟻慕羶北有羶處蟻皆趨而集之

仕途懸鏡卷之三終